

愛慾錄 深度 影像

## 愛慾錄：你快樂，所以我快樂——Nicole Pun的女同志影像

「是的，在女同志性事上，手都很重要。」



《In & Out #4》

特約撰稿人 ©阿三 | 2023-02-19

愛慾錄 攝影 同性戀 攝影評論 影像

英語裡「sexuality」一字很妙。它包含往內尋和向外追的兩種意思，潛藏心底慾望和渴望被愛與性歡愉。

如果翻到中文語境，可以說成不假外求的個人情慾，和跟誰大被同眠的性向身份。二者為一，還是裡外分明？心如鹿撞情到濃時是in或out，有時真的難以說清。

性小眾身份與愛慾，蜜桃成熟時大都塵埃落定，只在於自己承不承認，或甚麼時候承認。不過，發現自我性取向的經歷，很多時得要靠他人的「相助」。有別於異性戀世界的情愛關係及床第想像，怎樣向朋友或家人說個明白，又談何容易？藝術家潘浩欣（Nicole Pun）近年的《In & Out》攝影系列作品，聚焦拍攝七十多位不同年紀和種族女同志的手，琵琶半掩面地向公眾談及女女性事各種形式，展示起來如同夜空中一眾飛舞的生物。這系列作品不止談及她們被忽略了的愛與慾，更指涉華人同志套上或排拒歐美同志文化的取態，及Nicole在創作過程中自我探索與成長。

## 探索左右手

2014年Nicole到美國加州修讀藝術碩士，《In & Out》創作概念漸漸萌生。她問自己一個簡單不過的問題：「甚麼是女同志的性，又怎樣發生的？」每個人都有性慾及性器官，或說，絕大部份人都有。但我們的性知識從何而來，又是怎樣學會面對慾望衝動，經營或體驗與愛侶共處的時刻？月經來潮或夜半夢遺令不少少男少女感到不安，甚至羞愧。華人父母或師長教導的，多多少少側重生理衛生常識或倫理責任問題；而且，往往只談及一男一女之事。Nicole熱衷攝影，順理成章透過拍攝，聯絡友儕並拓展女同志網絡，從對話及影像中了解她們的性，讓手自說自話。

「最先試拍時，找了兩位同學幫忙，一位是中國籍，另一位是香港人。」學習，從來需要時間摸索，不論在性身份或攝影藝術創作。傾談、分享，在眾人交流及了解之間，Nicole慢慢洞悉到表達創作議題的核心，那一雙巧手。手，於日常生活或社交禮儀上，從來赤裸示人——戴上手套，會是某些特定情境或場合。我們握手，表示友好和禮貌；我們說話表達想法感受，手跟表情一樣是主要的身體語言。「是的，在女同志性事上，手都很重要。」

說得上是巧手，便能擅用長短五指靈活探索身體。《In & Out #2》及《In & Out #3》均是插入式撥動姿勢。「那些手指為甚麼會伸出來？為了撥動『豆豆』（陰蒂），用震動方式令它濕潤；另一張是按摩女伴的G點，產生快感。」在他人眼前何以坦然道出閨房樂事？這得靠攝影師良好的溝通技巧，及和受訪者建立起信任來。或者她們本是同學，其中一位受訪者又具備時裝攝影的背景，對身體很有感覺，個人看法亦鮮明。因而，Nicole提議拍攝手部時，其中一位同學立即跳上椅子，擺好姿勢準備拍攝。

## 不存在的女同志性愛？

哲學家傅柯（Michel Foucault）說得對，我們的社會不是不談性，恰恰相反，處處為了性而大費周章傾盡腦汁，包括現代醫學、法律與家庭倫理關係。英國殖民地時期遺留下來嚴禁男男性行為的「雞姦罪」（註

1) 引起了Nicole的注意。根據當年沿用英國法律的香港刑法規定，不論男性雙方的年齡、是否自願及於私人地方進行肛交即屬違法，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，1965年前更是死刑。哪管後來因為「麥樂倫事件」令港英政府不得不於1991年正式執行男男肛交非刑事化，而世界衛生組織同年亦不再視同性戀為疾病（註2），那罪重至死的條例，光關心「陽具插入」行為，女同志彷彿不存在。此外，七、八十年代香港爭取非刑事化討論、媒體報道及公眾輿論，同樣一面倒認為有男性參與的才算是性行為（註3）。

西蒙·波娃（Simone de Beauvoir）早在《第二性》（The Second Sex）提出女性同樣擁有情慾。女性不是與生俱來被征服的「他者」（Other），陰道更非等待男性侵佔的領地或生育工具。情慾快慰，可由女子當家作主，姊妹有權選擇哪種姿勢，何種形式。所以，男性那話兒只是女子覓得愉悅的其中一種途徑。縱然在Nicole的訪談過程中，不少接受拍攝的女同志都做出「插入」動作，但「插入」的想像並非如此單一。好像《In & Out #12》這張作品，細看想像一下，會發現除了插進去的那根指頭外，其他均是在不同部位的撫摸或承托。而手指屈折使勁起來做出陌生怪異的造形，不禁令人想到樂手彈琴或撥動弦線的純熟。



《In & Out #12》

可能因為陌生的受訪者由加州當地女同志組織介紹，且曾參與其他研究計劃訪談，她們一組一組跟Nicole見面時，很快坦誠殺入直路分享房事經驗。個別年長女同志更嬉笑地擺出一副「後生女，來學習吧！」模

樣。她們說，七、八十年代矽膠性玩具尚未流行，她們會用木條雕琢打磨自製插入式的性玩具。雖然Nicole不曾看到那支自製玩具，但現實世界與我們想像的情況往往大相逕庭，「兩個女子玩唔到咩出樣？」（兩個女子真的不能行房耍樂？）關上房門攀上床第，很多細節不一定能由陽具來指指點點。

第二波女性主義曾有「女兒國」（Feminist separatism）的主張及嘗試，她們渴望遠離壓迫女同志的社會制度，包括來自白人男性及異性戀女性。姑勿論此主張成敗，到目前仍有一些類似概念的活動舉行。Nicole在學期結束後，到了密歇根州（State of Michigan）一個偏遠郊野，參與「密歇根女兒音樂節」（Michigan Womyn's Music Festival）義務工作。此節日希望締造女性安心之地，並透過音樂會、燒烤營火、表演及工作坊，加強彼此的溝通，了解各人想法及需要。其中一個工作坊，正是教導女性如何安全地享受拳交（fisting）。「很多觀眾都看不懂《In & Out #5》展示些甚麼，一個拳頭？他們想像不到如何進行。」一樣米養百樣人，挑起性趣與相關的行為人人不同；我們太渺小，無法盡知天下事，卻可以學習放開胸襟，接受他人之好。Gayle Rubin著名的「性階梯」（sexual hierarchy）論述，剔破我們對性多多少少懷有好與壞的道德價值判斷，不論在異性戀大世界或同性戀圈子裡。所以，要學習的不止是後生女，做到老學到老才是人生不二法門。

## 我們（Wo-men）之道

性事當然不是千遍一律，女性生殖結構比我們想像的複雜；快感這回事，複合交織身體反應與心靈需要，從外到內再返回外。經典女性主義舞台劇《陰道獨白》（Vagina Monologues）直接叩問：為何公開說「陰道」，會令人感到焦慮、尷尬，甚至羞恥？身體無罪，卻處處受制於文化意識約制。乳房被頌讚千年，女陰則不潔萬載，永不超生。不知道有多少直男拒絕為女伴或妻子口交，過不到無為的心理關口。《In & Out #1》正好示範了如何用雙手張開女性的陰部，大飽口福，而那雙手恰巧擺出類似陰唇的造形。觀眾看不到性器，它卻呼之欲出。乳房，既是誘人的性徵，亦用於餵哺嬰孩。《In & Out #8》及《In & Out #10》同樣以搓揉或抓緊方法挑動性慾，卻因人人乳房大小不一，形狀迥異，敏感位置不盡相同，她們施展的招式也自成一派。

如果從生物結構角度來看，性器官神經線分佈的確較為密集，感受與刺激可會強烈一點。然而，身體反應過渡至主觀感受，則因人而異。身體不是一副機器，情慾不是按一下啟動鍵便能開通暢達。周邊環境和氣氛，對手的言談與氣味，傾注的關懷和愛護，以至擁抱、撫摸或接吻，統統是營造女子情慾的細節。所以，性事不止於十來分鐘的纏綿，日常生活的相處才累積愛慾的本錢。Nicole逐一分享相片看法，經常談到「以手承托著對方」，滿有關顧之情，如《In & Out #7》及《In & Out #11》不論站起來或依偎躺靠姿勢。承托，是種施予和服務，為的是讓對方感到愉快，而非為滿足自己的性衝動。換個角度看，女女性事有異於男性的地方，在於她們迂迴地借讓對方感到滿足，令自己得到慰藉。

Nicole談到這批作品，不時帶點緊張。「我覺得作品已很大膽，我比較害羞，難以用語言表達愛與慾，影像好似赫然是給評 這不但給我因為性及性身份而感到羞恥（shameful）而且那麻煩人的事 放到展覽



隊對以社會為前提。但正是這種因何種文化及性才因而感到羞恥（shameful），而足那麼個人的事，放到展覽公眾場合，我自然會緊張起來。」不曉得是華人文化還是個人性格使然，Nicole覺得美國那邊的酷兒藝術家（Queer artists）都比較外向，習慣展現自己形象與慾望，其作品呈現方式多是響亮無懼的展演（performative）。相比之下，即使是向家人及朋友透露性身份的「出櫃」（coming out），華人習慣心照不宣，彼此互相尊重保持原有關係，而非三口六面講過清楚明白，然後drama queen般痛哭相擁。

Nicole選擇的拍攝題材與影像形式，都曲折委婉得要觀眾具備一定相關認知，並加入想像才能完整體會。拍攝現場多是一般家居環境，Nicole會準備了一塊黑色布幕，受訪者選好了動作，鏡頭便聚焦於幾尺空間之內。手與動作，抽離於本來的性事情境，儼如放進博物館的雕像般讓人凝視，觀眾卻不容易即時找到參照主題。活生生的肉身給剪裁成為局部，而動作行為定格靜止，陌生化了日常生活裡的身體，並令人產生不同的聯想。那些飛舞的手，帶有內勁卻崩緊了的血和肉，或皮膚紋理帶來的抽象感應，種種影像細節刺激觀眾的感官與聯想。這些細節和聯想，亦是Nicole選擇展出與否的其中一個重要元素。



Nicole與受訪者在《In & Out》的拍攝現場。圖：受訪者提供

##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

人在異地，彷彿一切可以重新開始。離開了既定的生活圈子與人倫關係，也放下了原來的防線。Nicole在

加州升學可說是她的酷兒攝影啟蒙時期，而她通過發展這系列作品，一拼經歷探索自我身份。「個人的事就是政治」（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），為女性主義名言。個人生活遭遇的各項瑣事，其實都是拆牆鬆綁改革社會制度大事。這可意會到《In & Out》系列作品，化個體私密經驗為集體女同志情愛議題。Nicole刻意減退所有受訪者手上的外置飾物，或情趣衛生用品，以整體（collective）的角度構思組織。不過，各訪受者個人差異仍然在相片中清晰可見。

《In & Out #4》的手，「意外地」塗上粉藍色指甲油，在漆黑背景和膚色之間顯得相當耀眼。而稍稍磨蝕的指甲油，暗暗披露這位女子現實世界的生活質感。情況就如《In & Out #6》有色人種紋理分明的手或年長女同志臂上的歲月斑紋，提一提醒我們，她們活著，她們有各自身世。《In & Out #9》手和手臂同時交代了她的愉悅與創痛。我們不知道她們是誰，她們經歷過些甚麼；卻可從影像裡種種蛛絲馬跡，猜想曾經發生的事。那些事的實際狀況我們無法知悉，那只是一個印象，背後的感受卻有力地綻放。不同膚色、幼滑或皺起的皮肉、無名指上的戒指印，或指甲邊緣的黃，與手臂上多道自殘的疤痕一樣，讓人不能忘懷。《In & Out》2018年首次正式展出，後在不同聯展及場合精選展示。與觀眾「正面交鋒」，幾次實戰之後Nicole好像沒有以前那麼緊張。另一方面，她在疫情期間試運「細細聲」自營空間，辦過不少私人閉門放映及藝術分享活動，最近又開始了全新女同志攝影作品《Red Series》，回看差不多五年前在美國加州的自己，她有甚麼話想向自己說？如果有人反客為主邀請Nicole成為被拍攝者，她那雙攝影師的手，會擺出甚麼姿勢，又述說些甚麼？



香港視覺藝術家潘浩欣（Nicole Pun），以攝影、錄像和表演去探索酷兒身份、慾望和女性的再現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註1：「雞姦」蘊含以暴力強迫就範成份，與「肛交」中性描述不盡相同。而「雞姦」也只是異性戀男女性行為模式想像及描述男同志性事的名詞，決不能完全等同男同志的性。

註2：因而出現每年5月17日舉行的「國際不再恐同日」（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, IDAHO）。

註3：詳細可參考香港彩虹：《彩虹路上——香港同志平權運動發展史1974-2005》。香港：香港彩虹，2006年，及周華山、趙文宗：《「衣櫃」性史——香港及英美同志運動》。香港：香港同志研究社，1995年。